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八

西戎四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

員於君反

在白山之南七十里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

南去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郡今九百里西

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

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

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

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永光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

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至安帝時西

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之至晉武

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糴胡之女

糴胡古邁反

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
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
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
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
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兵有弓刀甲稍
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
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
不以為絲唯取綿纈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其後張駿

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經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犁熙降於宣呂光僭位熙遣子入侍至魏時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尸鳩卑那衆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者為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詭譎難名之物橐駝

馬牛雜畜巨萬焉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又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盡并有漢時尉犁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于闐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

婁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至鄯善
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東朱俱波國千里西
北至疏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

東水東流注鹽澤

即蒲昌海

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

焉

名首拔河亦名樹拔河或云即黃河也北海七百里
入計戍水一名計首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或云

阿耨達即崑崙
山耨內屋反

風俗物產與龜茲畧同後漢建武末莎

車王賢強盛攻并于闐徙其主俞林為驪歸王以莎車
將軍居德為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

莫霸自立為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

國轉強盛從精絕西北至疎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

王亦始強盛由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魏

後魏梁後周隋大唐貞觀中並遣使通焉今王姓尉遲

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
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為胡王
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
其王錦帽金裝冠妻戴

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髮年必儉其地多水

潦砂石氣候溫土良沃宜稻麥多蒲萄有水出王曰王

河國人善鑄銅器其居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蔀蔬與

中國多同

蔀乃果反

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恭敬相見則跪

其跪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

先戴於首而後開封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

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

詔令書冊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焉今并有漢戎

盧杆彌渠勒皮山精絕五國之地

疎勒

疏勒漢時通焉王理疎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

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南

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

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

撥汗一名判汗

千里當大月氏

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北去朱俱波八九百

里

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在于闐國北千五百

里土多稻粟蘆麥銅鐵綿錦雌黃後漢明帝永平中龜

茲王建攻殺疎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疎勒王

漢遣班超却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疎勒王忠後
叛反超擊斬之耿恭為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滿城
為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疎勒城中之水穿井十五丈不
得水恭整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安
帝元初中疎勒王安國死舅臣盤立為王漸以強盛戶
至二萬一千順帝永建二年遣使奉獻至靈帝建寧初
為季父和得所殺自立為王其後連相殺害漢不能復
禁至後魏孝文末貢獻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其王手

足皆六指產子非六則不育王戴金獅子冠○唐貞觀

中朝貢今其國王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三國

之地侍子常在京師

杜環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疎勒二千餘

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葡萄醃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鞞婦人不飾金粉以青黛塗眼而已醃音諳

烏孫

烏孫者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

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

人青眼赤髯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戶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內地

五千里地平多雨寒山多松楠

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

也樹殖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

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昆莫昆彌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

種大月氏種焉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
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
匈奴武帝即位令騫賞金幣往昆莫昆莫於是始獻馬
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
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
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
憐之昆莫死孫岑陁立岑陁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
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之岑陁死季父

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
昆彌翁歸靡上書言匈奴連歲侵擊欲發國半精兵自
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三
年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
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
庭谷音鹿
蠡音黎獲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宣帝時
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為大昆彌後段會宗為都尉時烏
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上乃召陳湯問對曰
臣以為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
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
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
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
發城郭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
烏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
言已解會宗招還亡畔安定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

毘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王
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
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
會罷使士拔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
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城中困急都護鄭
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
屠狂王傷時驚與諸音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
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王自為昆彌宣帝詔立

肥王之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元貴靡

後孫雌栗靡立國亂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為大昆

彌哀帝元壽二年伊秩靡與匈奴單于

烏珠留名索如牙斯呼韓邪之

子並入朝漢以為榮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

且無寧歲

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

其後無聞至後魏時亦朝貢

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

五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里南至闐馬行十五日北
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里王莽時其王
丞殺溫宿王并其國至後魏時役屬龜茲

溫宿

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

今京北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溫

宿國人今居此
守牧因名也

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

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
孫赤谷六百餘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通姑

墨東二百餘里至後魏時亦役屬龜茲

烏耗

烏耗

上一加反
下直加反

漢時通焉王理烏耗城去長安萬里戶

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犁西與

難兜接山居石田間有白草累石為室人接手

自高山
下溪澗

中飲水故接連
其手如猿飲

出小步馬

小細也細步言其能
蹠足所謂百步千踪

有驢無

牛西有懸度

山石溪谷不通以
繩索相引而渡

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

都護理所五千里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
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蜀賓三百里南與婁羌北與
休屠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萄果有銀鐵銅作兵與
諸國同屬蜀賓

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
六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里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
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為
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
嗜苜蓿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

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為天馬子

始張騫為武帝言之帝遣

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
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
軍擊宛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

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尅使遮王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牛十萬馬三萬驢索駝萬數天下騷然並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

今武威張掖郡

界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母寡首獻焉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

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髭髯善賈其俗貴女子女子

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使亡卒

降教鑄作兵器

漢使治其國及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

至後漢明帝時宛

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

並遣使獻馬及隋時蘇對沙那國即漢大宛也

宋膺異物志大

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

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樂陀積代承襲不絕按今王即底失樂陀之

後也

莎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至疎勒五百里西南至蒲犁七百里有鐵山出青王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馬形似龍

帝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

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
即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
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
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元帝時奉世死後二
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音質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
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
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冊定城郭功施
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
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
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
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
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
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
帝以先帝時不復錄後漢荀悅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毀象臺則惡
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有罰可也矯小而

功大有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制宜也至王莽時亂匈奴畧

有西域唯莎車不附屬後漢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其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賢代立賢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諸國號賢為單于賢後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馮鞬為塞王

鞬檢言反
塞蘇得反賢又

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其烏壘大宛于闐姑墨子合

等國悉被賢改易其王莎車相且運等

且子餘反下同

患賢驕

暴密謀反城降于闐

反音番

于闐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

萬人攻莎車賢乃輕騎出廣德遂執賢殺之匈奴聞廣

德滅莎車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微立為莎車王章帝時

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漢○班固論曰

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

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

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

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象璆

瑁則建珠崖七郡感匈

音矩

醬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

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

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貨竭

屈其物反

因之以

凶年羣盜並起至於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

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

禹貢之辭
序次也

禹

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

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

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

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

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

置質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蜀賓

蜀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里東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

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

分散往往為數國自踈勒以西北休屠捐毒之屬皆故

塞種也

顏師古曰
即釋種也

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

櫟梓竹漆

櫟音懷槐之
種葉大而黑

種五穀蒲萄諸果糞理園田地

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宮室織罽刺

文繡好理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

市有肆
如中國

金銀為

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錢面作騎馬形後面作人面目
也今所呼幕皮謂其平而無文

也出犂牛象大狗沐猴孔雀

犂牛項上高起
大狗如驢赤色

珠璣珊瑚

琥珀壁琉璃

琉璃青色如玉魏畧大秦國出赤白赤黃青縹綠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言青色不

博通也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尤虛脆不真寶非其物也他畜與諸國同自漢武帝時始通其王自以絕遠

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

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

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

比近

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若頰反

今懸度之阨非罰賓所能越也其

嚮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

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

斥候

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

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
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阨不可
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
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
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之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蜀賓
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自後無聞焉至後魏
始通之都善見城至隋帝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
隋史曰即漢時蜀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

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為屋以銀為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犂牛金銀鎔音鐵穰音氈始廬反硃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剗國六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隋帝大業中遣使來貢物○大唐貞觀十一年其國遣使又號罽賓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

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東與蜀賓

北與樸桃西與犁靬條支接

犁靬即大秦也犁讀與驪同靬巨連反

行可

百餘日乃到條支

魏時其國名排持

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

城在山之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

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熱下濕田宜稻

出犂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

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藩國

其草木畜產五

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

同而有挑拔獅子犀牛

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拔

獅子似大蟲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後猓拔音步葛反形亦頰旁毛也髯音而占反形音

而其錢獨文為人幕為騎馬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

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烏弋山南道極矣轉北而東

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

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

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

與烏弋蜀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

大爵頸長鷹身蹄似索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

大餘食大麥

地方數千里窺大諸國地臨端水

今謂烏潞河

商賈

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

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華謂皮不柔者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號為

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十城人戶相屬

屬連也

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至後漢章帝

時理和犢城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
百里至蜀賓國從蜀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
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
海西珍奇異物焉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理蔚搜
城遣使貢獻至隋帝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隋史云即
漢時安息國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
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尺風俗
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

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
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
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
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
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

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

封駝

春上
高起

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

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間

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

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

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於大夏分

其國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

古翁字

侯兵就却攻滅

四翎侯自立為王因號貴霜王又滅僕達罰賓悉有其

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云至後魏代北

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

一百里

弗敵沙在藍氏城東

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

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

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

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

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
殿容百餘人光色映澈觀者驚以為神明所作自此琉

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玄中記瑤瑤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為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宋

膺異物志云大月氏國有牛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壽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理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

多羅為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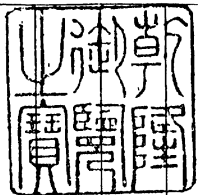
焉在波路西南

後魏史云去漢萬六千六百里

先居西平張掖之間

並今

郡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錢銀為貨隨畜牧移徙亦
類北狄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四

詳校官侍郎

臣李封

編修

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

臣

吳省蘭

校對官學正

臣

胡予襄

謄錄監生

臣

顧重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九

西戎五

康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鄰
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闡城亦居蘇璉城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駒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險阻以自保固

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

依其

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今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

不通使於其國

燉煌酒泉二郡及南道

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

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以此聲名為重

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

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

馬至後魏太武大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

後魏史云

即漢康居國也

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

月氏人也

隋史云即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絕

舊居祁連山昭武城

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

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漕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

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廸城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為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箏篳篥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犂牛黃金硃砂甘松香阿薩那香枇杷麋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

石者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為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剪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

喪事別築一院其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
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大唐貞觀
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為金
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
未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詣國事者本出於
此

漕國

附

漕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
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

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五尺高
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
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
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何國

附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
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
畫波斯拂菻

力甚反

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

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漕國
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
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史國

附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
亦康國王之支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
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
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

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為數十里郭邑二萬家

○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

自漕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焉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

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

氣溫和平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

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

名溫那沙

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

周

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貢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罽賓龜茲踈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

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為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氈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使國中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匿

噉

噉噉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在於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依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

居于闕䟽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之號為
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宗雲使西
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畧云

挹怛同

挹怛同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訥水南二
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
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漕
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嘑噠後裔以姓為國號轉訛又

謂之挹怛焉

其本源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

國人並自稱挹閼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閼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前漢時身毒國

初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

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陀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

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
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
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
竺據四天竺之間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
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
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
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

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

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

扶南傳云舍衛

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柰國亦名皮波羅柰斯
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
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
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

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

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

都臨恒河一名迦毗黎

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

竺法維佛

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

將令統其民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
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
有奉者後至轉盛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
人弱於月氏魏晉代絕不復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長
史竺羅貢獻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

其國出師子貂豹羶

胡昆反

索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

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

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瑋瑁金銅鐵鉛錫金縷

織成金罽白疊毼毼

毼音塔
毼音登

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

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

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為

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

音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為螺髻於頂餘髮

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瑤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
於鬪戰有弓箭甲稍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
文字善天文算歷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
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
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大唐武德中其東西
南北四天竺悉為中天竺所并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
利咤反 且栗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刹利氏遣使奉表二十
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

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策遁

抵於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

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玄策與其副蔣師仁

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鑄

音博

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

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

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疋於是

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

順以還

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服色黃髮青如

青絲始莫耶。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館受大月氏使王伊存口授浮圖經。國曰復豆者。其人也。伊蒲塞桑門伯開疏。間白間比丘桑門。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昔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為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計載。故畧之。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錄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怪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畧註中。

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

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師子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

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為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

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

有先

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並玉像時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

剎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

羅訶黎耶亦使使貢獻

杜環記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

畫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畫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僮耳布裘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

後漢書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為五翕侯數誤

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翕許及反

大秦

大秦一名犂靬

犂居言反一云前漢時犂靬國也

後漢時始通焉其國

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

精為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
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
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
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髻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
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一如中州地多
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其王無常
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
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

中國人也土有駭雞犀

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欲啄米

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為駭雞也

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土多金銀

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瑋瑁玄

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

廣雅云車渠渠石似玉

瑪瑙

廣雅云瑪瑙石似玉

寶

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寶藏宗反獷古猛反

北附庸小邑

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院之恐為獸所

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絕

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

也土人珍之

曹子建記云
珊瑚間木難

有幻人能額上為炎燼手中

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眊亂出

前漢武帝
時遣使至

安息安息獻犂靬幻人二皆覺眉峭鼻亂
髮拳鬚長四尺五寸旛音煩眊人志反

有織成細布

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毵毹毼毹罽帳之

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

解以為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

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

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

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
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
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
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
舉便蠹敗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使客往來皆
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
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
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

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

入也

外國圖云從隅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有苦國西隔山數

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倂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去摩隣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鵲莽鵲莽即波斯棗也瘴癘持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丞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

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

身綳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
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
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
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
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
之面王死則更鑄

以上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道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
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
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

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
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
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
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
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自北之南又復有丁
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
人聲音似鴈驚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
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

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突厥本末記云

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畧云短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

後周史云蘇利城隋

史云蘇蘭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

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

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驚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

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布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

才割反

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

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

之賦稅準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
夷之中最為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
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
別以六月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
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土出
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
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
有大鳥卵真珠頗黎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

石金錮火齊銅錫鑛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毼毼
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麋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
香胡椒萆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
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孝明帝時及
西魏末並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
中亦遣使來貢○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又獻活褥
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

杜環記云
自被大食

滅至天寶末
已百餘年矣

悅般

悅般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邇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餽餉塗之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太武真君

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
令骨陷皆血出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
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太武乃
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
受其術而厚遇之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
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

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
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疎勒九百

里東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疎勒國人

魏畧西戎傳曰西夜并屬疎勒

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

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大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陀國理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疎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

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邛
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
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蜀賓厯大
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

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

搜之東疎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

故可

行也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

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
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

甲稍弓刀

稍音朔

國法殺人刼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

之服飾婚姻同疎勒王坐金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大延三年來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

阿鈎羌

阿鈎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汗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騾國王有黃金殿下有金駝七頭

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
城北有疆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
獻方物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
神亦附噉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鑠而度下不見

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遶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

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鏐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

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並遣使朝貢

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敕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敕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

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探甲冑專相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羅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麋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國王王姓蘇毘女王之夫號為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

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內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為吏職男子為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鍤石朱砂麝香里之反

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

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開皇中遣使來貢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許河南即媯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載五角十夫載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

與他人結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畧同城北有頗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大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

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鑠頗黎水精盃各一頗黎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

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為髻衣裙
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鍤石訶
黎勒石蜜麋皮細疊

大食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
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
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為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
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向無敵兵衆有四十二

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
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
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
駝馬驢騾殺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駝
象等肉破波斯拂祿始有米麵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
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
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
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

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

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

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環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郭廓之內里閑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綉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為盧舍有似中國寶舉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麴不異中華其果有扁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鷄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

匝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莽蒲孔反一名
藝蘆茷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
樊淑劉汎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
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腕長善者
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
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
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
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
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
西海焉又云朱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朱
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為城門城中有鹽池
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
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
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
厚市廛平正水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
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榛遏白黃李

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
菜有蔓青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荽葛藍單達茴香英
薤瓢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
月為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
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
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在
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
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家糴此糴彼往來相繼人多
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
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
肉敵人

○魏徵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
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
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

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狗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闕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

北狄一

序畧

北狄

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也詩毛氏傳曰狄遠也

其人以畜牧為業隨逐

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

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

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駃騠騊駼

橐駝言能負橐駝而駃騠也羸

驢種而馬生之也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駒駃騠馬類也生北海驛駃騠驢類也駃騠河反駃音決騠音提駒音陶駃音圖驛音顛又云驛駃騠野馬也

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

狁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地

今安定平涼郡地並涇水之陽獫音險狁音允

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

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

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

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間

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圖音銀

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今郡則樓煩故地

燕

北有東胡山戎

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

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

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

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

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在今鴈門郡

洎於戰

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

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
流時帝都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
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

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造陽在今
媯川郡之

北襄平即遼東
所理今安東府

置上谷

今上谷范陽文安
河間媯川等郡

漁陽

今漁陽
密雲郡

右北平

今北平郡

遼西遼東

郡以距胡

今安東
府地

匈奴之先夏

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

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

陰山

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
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為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

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

今洛交安
化郡地

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

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

今雲中
郡東南

帝因婁敬說後妻以

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

今平
涼郡

蕭關
縣

燒回中宮

今扶風
郡界

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

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

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

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開河西置

酒泉等郡

今郡

以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

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

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

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

今媯川郡

以西至燉

煌

今郡

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

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

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

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

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

于款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

今榆林郡後

又移居美稷

今河西郡

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

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

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

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

今太原西河
昌化郡之間

劉元海則左賢

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

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
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
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
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
能破之比能自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
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
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廐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
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

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
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
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
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
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
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
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親
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

又更强盛控弦百萬勢凌中夏大唐武德中寇原州

今平

涼郡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

今靈武郡

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

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

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

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業末西突

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

定趙二州

定今博陵郡
趙今趙郡

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

盛衰可畧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為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虜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
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
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殺牛
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
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
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
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
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穀者十萬

穀張也音

工豆反張
弓弩也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

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胡也襜處廉反襜魯

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

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

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

有罪謫合徙者今徙居之

而通直道自九

原

今九原郡

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

繕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

秦之臨洮在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

匈奴單于曰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徙戍邊者

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

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

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

時秦二世

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

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

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延安郡膚施縣

是時漢方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

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十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

尚久遠也

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

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

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

攣力全反鞮丁奚反

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撐大庚反

匈奴謂天

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谷音鹿蠡盧兮反

左右大將左

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

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

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

皆世官呼衍氏蘭氏

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

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以東

直當也其下並同今媯川郡之東

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

上郡以西

今上郡洛交延安咸寧郡之西

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

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

裨煩移反

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

且子餘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

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

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

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

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

其刑法拔刀尺者

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小罪者軋

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坐者以左為尊

日上戌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晉張華曰匈奴

名塚曰豆落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

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

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為趨利

趨讀曰趣趨嚮也

善為誘兵以包敵

包裹取之

故其逐利

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

其家財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

今馬邑郡地

匈奴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

今太原府

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

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

在今雲中郡

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高帝乃使使間厚遺

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

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

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

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
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
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
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
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

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
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
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

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地

今安邊及馬邑

郡之北境是

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

氏

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昏也關於馬反氏音支

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

寢漸也

迺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

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

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

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

甫起

甫始也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

謾也

謾欺誑也音曼又音莫千反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

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之事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翁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冒頓子名稽粥也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姓中行名說行音胡郎反說讀為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去棄也

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

湏乳汁也

音直用反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

產甚多遂至彭陽

今彭原郡彭原縣

燒回中宮候騎至雍

今扶風郡

縣

甘泉

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

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遺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奴為患數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

為郎署中最長

帝

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

澹都甘反

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

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
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
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

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車騎之士

時賈誼論邊事曰天

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

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

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

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辟如伏虎見便必

動將何時已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
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
也陛下何不能為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
居之可也令中國日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
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
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

窳音
庚

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而內行

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足以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困則難為工矣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

雲中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

所殺掠

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

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

漸浸也漸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

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

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

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

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

鋌鐵杷短兵鋌市連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
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
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
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
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

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
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
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
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
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
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
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騎射之官

騶發

騶謂矢之

善者

矢道同的

言其妙射

則匈奴之革筈

以木皮為鎧

木薦

以木板為

楯

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劒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

足弗能給也

給為相連及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

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

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

衡橫

此萬全之術也

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所以衛邊塞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

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

能讀曰耐下同

楊越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償仆也
償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

以嘗有市籍者

贅之說反
賈音古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

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

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
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

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等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已也

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今使胡人數處轉
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北地今彭原安

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

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

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

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

蘭石雷石可投人也渠答鐵藜也雷

力内反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

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十家以上也調音徒弔

反為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

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

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

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謂其等級同於列卿

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

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言胡人入為寇驅掠漢人及畜產而

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

縣官為贖

胡得漢人官為備價贖之耳

其民

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言非以此事欲

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遠者于萬反

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人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人不足為強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鴈門馬

邑豪聶翁壹

馬邑今郡朔州也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也

奸闌出物

不受禁固謂之

闌也與匈奴交易

私出塞交市也

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

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

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

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

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為

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

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悍勇也亟急也

至

如炎飈

必遙反

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

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

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

今扶風郡縣

地方三百里知

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

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

今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

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
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
饑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
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
長驅難以為功從音縱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
敵人今虜獲也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強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乘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

今在馬邑郡界

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

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

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猶行避也軍法逗過畏懦者腰斬逗音

豆撓女巧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于胡

言縣斗辟西近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八句奴界者其中有造陽地辟讀曰

僻在今媯川郡懷戎縣北

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軍臣之弟

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其夏霍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郡界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音渾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元狩二年

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武

威之西諸郡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秦郡

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平郡

定襄

今馬邑郡

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年

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

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家之限

糧重不與馬

負載糧食者重直用反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窋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以名城窋徒干反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令音零下同在今西平郡往往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言其地相

絕不

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

物故亦萬數

物故謂死也

漢馬死者十餘萬足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

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

武節

見示

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

伊穉耶之子

曰南越王

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

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亟急也音居力反

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
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數

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為郡

濊與穢同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

而西置酒泉郡今郡以隔絕

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

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

胘雷地名在烏

孫北胘音縣雷音雷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

奴匈奴復調以甘言

調古諂字

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

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

給詐也
徒改反

王烏歸報漢漢

為單于築邸於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

特但
也

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

軍及浞野侯

浞士
角反

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

父偃

臨菑
海郡縣
今北

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
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
恬將兵攻胡闢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

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據陰山而偃云不能踰河而北未

詳何為不同

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腫

古東萊腫音瑞今大登郡文登縣

瑯琊

今郡

負海之郡

今景城郡

轉輸北河

朔方北河

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

六斛四斗曰鍾計百九十二石而得一石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

子紡績不足於幃幕百姓靡敝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

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

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今九原郡地

數

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

盧朐

山名光祿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

至且鞮侯單于

且子餘反鞮丁兮反烏維之弟兒單于之

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

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

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

使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

今張掖郡境

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

且覲

侯之子

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

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

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

本漢

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

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

子坐巫蠱收

坐江充誣陷衛太子相連

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
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
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
重墮殯罷極苦之

孕重懷妊者也墮落也殯敗也罷讀
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殯音讀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
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
戰鬪尚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
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

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賁社稷也

賁音殞

夫地廣而不德

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脩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

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誅
滅功勲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
君子所慮衆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
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
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

在今

鴈門郡一
名西陲山

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

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
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

今郡

隔絕羌胡瓜分其

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
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
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
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
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
隴阮般塞而亡於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
有泰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鄙薄秦王
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

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
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脩德無極其衆則勾踐
不免為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
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覩成而務
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
之制織纊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
戟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
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

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
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
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
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
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
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耳大夫詞屈不能
對壺衍鞮單于既立

孤鹿姑之子

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

歸漢使不降者蘓武馬宏等

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

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

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

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

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

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

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

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

當

當者報其直

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